

梦想亦可成真

■ 董月光

2000 那年,我们上了年纪的教师,一般还都不懂电脑。让我始料不及的是,2000 年校长请我参加筹备上海市徐汇中学 150 周年校庆,第一件事,就是为校庆光盘撰写文字稿,由于时间紧迫,只有用电脑,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我仅仅学了一点皮毛,开机、关机、发发文件什么,压根儿不会使用电脑。

而且还要书写徐汇中学 150 周年的历史,谈何容易。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首先仔细翻阅校友会珍藏的 150 周年的各种图片、图书资料、各种有年头的展品,参观校史展览室;将各栋大楼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巡视一遍;问清楚园丁,道路、操场周边种的是绿得逼人的瓜子黄杨,马相伯校长纪念碑边上,怒放着仿佛在滴血的是美丽的杜鹃花……

一日,我经过学生电脑教室时,忽然看见有位年轻的老师在打电脑,只见她“哒哒哒哒”弹钢琴般地打字,行如流水。我看呆了,默默地注视着,好生羡慕。脑海里忽而切换成端坐在那里的是我。我一边思索,一边自如地行文,写到正酣处,“叮铃铃”下课铃响了,打断了我的遐想。

撰稿正式开始。

一开始,我用稿纸,可是太慢了。情急之下我让电脑老师请校长批一个淘汰的旧电脑给我。第二天,一台电脑还真摆在我的写字台上。那份欣喜,我瞬间简直成了富翁,好福气!

我从清晨七点半到校,便埋头打字。开始很艰难,因为拼音我倒是没有障碍。可是,26 个字母的键盘不熟悉,普通话就算再标准,也得一个字一个字地点击,焦心、焦虑、焦灼。

我身边放着简约的书写提纲:“西学东渐,知名学府;1918 年刚落成的‘新校舍’现崇思楼;1923 年学生演出莎士比亚戏剧;1925 年组建的军乐队;完美的学生物理实验室……

徐汇学苑人才辈出,我校拥有

地质学泰斗翁文灏、著名翻译家傅雷、中国近代雕塑之父张充仁、著名文学家补白大王郑逸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等……”

我埋头在办公室,从太阳升起到落山,除了吃饭和上洗手间,所有时间沉浸在愉悦而紧张的创作中。隔壁办公室的许联珠老师,是我最好的电脑老师,有什么难处、疑惑只要我张口,她放下手里的活计,有求必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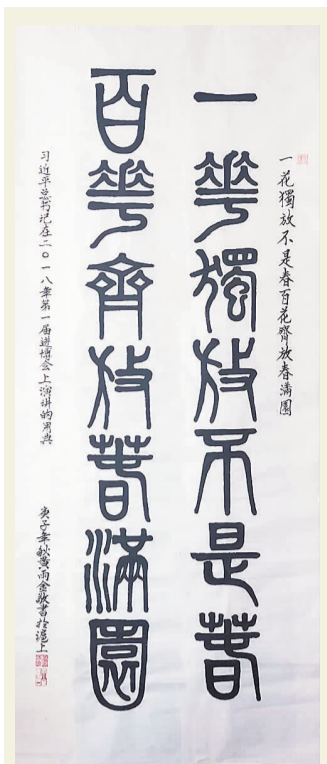
一天天过去了,我终于摆脱了“小鸡啄米”的尴尬境地,键盘上的字母不再陌生。段落上发现问题,可以剪切、复制、粘贴,爱贴哪儿贴哪儿,有时感觉忽然冒出一个自诩的“金句”立即补上,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像一只插上翅膀的鸟,自由翱翔,快乐极了。

最可怕的一天,临下班前,我几乎要完成的解说词,忽然不翼而飞了。我紧张得心脏都几乎停止跳动,面对电脑,大脑一片空白。对面办公室老董先生走过我门前,我立即上前求救。他说因为没有保存所以找不到了。他落座,拨弄了几下,文章竟变戏法儿似地再现。我像是又重见了天日一般……

就这样,光盘的解说词初稿终于“问世”。拿给校长过目,只需修改一段,即刻在电脑上修正,就定稿了,实在令我惊喜不迭……校庆那天,我们徐汇中学所有师生员工手里,都拥有一张正面是“上海市徐汇中学 1850—2000”字样的光碟。背面:策划是我们的校长和书记,撰稿就是——鄙人也。

记得吴承恩《西游记》里,“祖师爷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悟空闻此言,扣头拜礼……”为光碟配解说词,当年并未有什么特别感觉,今天回忆起走过的一步,还真的是有惊无险。

果然,驛马十驾,功在不舍。吾梦想终于成真也。



■ 书法

黄雨金



刊头书法 朱建芳

尤其感恩,在职时这段难忘且有意义的教学生涯,积累了我操作电脑的经验,让我在退休后的日子里,能与电脑为伴,有好几百篇文字相继刊登于各大小报刊杂志。还利用“远程教学”,为外来务工人员和学生义务作文辅导,农村学生去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有的学生文章多次被刊用……

今年 11 月是我曾经供职的徐汇中学 170 周年校庆,希望创我国早期西方科学文化教育先河的徐汇中学创造新的辉煌,谱写出教育事业的最新章节。

拾起爱的种子

——读《目送》有感

■ 上海市第二中学 寻歆

2004 年,龙应台父亲的逝世,让她体味到人生如同“暗夜行山路”,这时她才明白,“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于是在感悟与悲痛间写下了散文集《目送》。

“目送”是一个动作瞬间,龙先生捕捉到了它,通过这一特别的瞬间,我能品出生命中那种静止却又澎湃的情感,唤起了我内心对于亲情和已逝时光的一种惊醒和挽留。

目送:时光用悔恨告诉你,不必追。

“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这是龙先生目送儿子从不断回头到一次都不回头甚至不想与自己同路的内心自白,“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巨大而沉重”、“缓缓”,龙先生的最后一次目送,无一不透露着“永别”的气息。

我走路一直很慢,所以一直被母亲落在后面,她要用自己的一生去指引我怎样走完人生这条路。而现在常常她自己跟不上步伐,她跟不上时,并没有让我停下来等她,而是说你先走,我随后就到。我也会怕,当母亲像书中雨儿的母亲一样,“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我多么希望母亲能一直坚定地鼓励我多做运动,以自己的方式热爱生活,时不时还能与我调侃几句,而不会逐渐退为影子。

追悔:生死两茫茫之前,还会不珍惜吗?

一定不会。

“斜坡上的杂花野草,谁说不是——一草一千秋,一花一世界呢。”只有感悟到它的珍贵,才能真正懂得珍惜。

在家时,家里人给予你无限的包容。最近在一档综艺节目里有

听闻一位中老年人谈对于“爱情味道”的理解,他说是家常菜味道的,每一家都有自己家独有的口味,有的喜辣,有的吃淡,而常常羡慕别人家的菜,但到最后只有自己家的菜才最吃得惯,这种犹如与生俱来的秘方也只有自己清楚,别人永远也不知道。这不也是所谓的一种“亲情味道”吗?把他的话展开来其实就是——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的时刻。

在“也爷”提起他与母亲从前的往事时,无比心酸,无比愧疚。一直被亲人爱着的我们,可能让自己闲着,毕竟爱与被爱同时发生,爱才拥有意义。

生命:无论是人是物,都逝而不回。

《胭脂》,无疑是我最喜欢的一章了。其中,她往母亲手心里倒绵羊油,搓揉母亲的手到涂指甲,再到泡脚,一个个涂脚指甲,最后抹口红、上腮红。总是行色匆匆的龙应台为母亲调慢了节奏,读得令人唏嘘不已。

我总是把人生比作一列拥挤的火车,人们上上下下,而能坐在我身边共同陪伴彼此的就是我的天下至亲,能够真正把你也当作最爱之人的人真是太少,想来想去也只有母亲、外公、外婆三人了。

人死无法复生,时间无法倒退。经历了众多独立出去的过程,慢慢端正了对亲情的态度,我想对以前的我说:“请不要放弃,伸出手,去拾起爱的种子,不久的将来,世界将会变得慈爱而广阔。”

《目送》的“慈悲”,我将之拆开理解,“慈”是对于生命的热忱和温柔呵护,“悲”是对于流逝之物及无法挽留的痛心。这本生死笔记,我会好好珍藏。

15、踌躇满志(上)

某个星期日清晨,凉风习习,桂子飘香。寄宿生大都回家了,校园显得特别宁静,唯有鸟儿的啾啾声。忽然悠悠飘逸而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甜美旋律,那一定又是孔仲礼志得意满之时。

没错,孔仲礼今天兴致高可捞月,因为他就任备课组长后的首战告捷,这可是超越自个班的范围,犹如出国远征。为此他准备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把得奖文章刻印成集,并取名“初尝螃蟹——演讲之魅”;第二件事,亲手制作贺卡式奖品——彩色卡纸画朵水彩花卉,用魏碑体书

写“三寸舌胜百万师”。他习惯边欣赏乐曲边干活,当然在他非常之时。

“啊,你果然没回市区!”忽听敲门声,开门一看便飞进化学组前辈叶老洪亮的声音,他素来快语。“你又在忙啥?二十好几了吧,别老是工作,该交女朋友了,别学梁山伯!”两笑在一起,孔仲礼赶紧冲鹤牌。

叶老登门是为表谢意的,因为他前天公开课,学生配合得空前好,发言积极面又广,博得满堂听课者赞许。他知道这首先归功于前不久开展的演讲活动,激起年轻人的表述热情,还由于孔仲礼在课上做了动员,而这个班不是孔任班主任的班,课是否出彩与他班级工作好坏丝毫不相干,这种无声成人之美让叶老坐不住。

“这回听课老师大都来自市区,他们说郊区学生一般都比较闷,没想到这个班竟这么活跃,他们都把功劳算在我头上,我肚里满是萤火虫,清楚!小老弟,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可不多啊!”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我只是说了句,叶老师课上得这么好,应该报答;把课堂当作练口才的最佳场所,提升在大庭广众中亮相的胆量和思维敏捷度。没想到还真的起作用,再次证明年轻人可塑性强。”孔仲礼很自然地带过。

叶老大为感动,他没有看到常见的拍胸脯的侠义眼神,听到的只是极平常的叙述,这就显得很真诚。他打开带来的一袋大白兔奶糖,说是在市区工作的女婿孝敬自己的,他知道小孔就在市区长大,故特地带来作谢礼。于

是叶老喝咖啡,孔仲礼吃奶糖。叶老面对朴直的小年轻,转换话题:“小老弟,也许我不该问,但实在憋不住,你现在心情到底怎样?”

“没怎么样啊,一如既往啊!”

“这次人事安排你真的没想法?”

“没有啊,我不是被指定当备课组长,可以独立带班级了?我可以做更多的事了!”他确实感到很满足。

“我倒为你抱不平!工会主席我倒不关注,说是校级领导,但搞搞群众福利罢了,关键是语文组长,业务实力平平的却当上了组长,尽管是副的。明明有实力,却被死揪着父亲的问题,这不符合党的政策,要观察考察甚至考验我赞成,其实对谁都要这样,对学校负责,也对个人负责,但已经表现良好,还不放心!下次有机会,我一定向领导提异议。”

“别别!”孔仲礼急忙劝阻,“当不当组长真无关紧要,我也真没想过,只要有任务就行。我没感到提防我,我是新手就放在毕业班,他们俩都不是,已经很满足了,我不能去挑三拣四,我父亲告诫我,不要把眼睛盯在待遇上,而要盯在责任上。我认为说得对,我就照着做。”

“你爸说得当然对,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怪不得你跟他们不一样。坚持,我支持你。”

“所以您老别去提意见,先让我把这备课组长当好再说,领导自有领导的考虑。”

叶老听了摇摇头,叹了口气,把咖啡喝得点滴不剩,低低说了声:“好吧!”离开了。

校园静悄悄

■ 吴钟麟